二林居集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事狀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趙恭毅公事狀

公諱申喬字慎旃其先出宋魏王德昭傳十四世有叔珍者始居常州西鄉之觀莊世為農數傳至名臣是為公大父名臣生繼鼎始業儒明崇禎中成進士官公安知縣遷兵部車駕司主事奔喪歸明亡以教授老于家兩世皆以公官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年十八試五經第一補諸生嘗讀書郊外僧寺寺多客死者殯久未且腐公度寺後地葬之康熙八年舉鄉薦明年成進士需次歸

家貧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啟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占之關帝廟不吉疾馳歸而兵部公已得疾旋卒二十年授河南商邱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竟日夕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行保甲法盜賊屏迹蠲逋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二十二年歲饑捐奉為粥食餓人不足括糴數四易米以濟鄰縣民至者日相屬歎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邪命諸生舉竆鄉嫠婦為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然後去二十五年行取入京以部員用二十七年春授刑部主事母憂歸三十一年冬補原官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以深文抵人死公固請尚書引律駮還得減死三十三年春遷員外郎

引疾歸家居七載三十九年冬有
詔起公明年入覲授浙江布政使甫受事即牒兩院請革南糧口袋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費銀至四千兩盡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令官兵自備口袋其弊遂絕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挂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止僚屬斂手奉法度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至是悉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貲藩庫貼解費歲支不過什五將去任積二千兩有奇悉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要擾民也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吾民也四十一年遷浙江巡撫

賜御書崔子玉座右銘一通時江水逼唐岸日圮公先言于巡撫張志棟請興築盡易土爲石貫以鐵築于唐爲護事聞

于

朝報可其年秋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僚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狂潮大至湧搏人若弩注觀者盡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距祭所百丈餘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唐成已而唐外涌沙成洲可數里由是潮不爲害是年監鄉試請廣解額

報可會湖南人李豐告鎮竿紅苗反十月

命公往會吏部侍郎傅繼祖即訊並招撫諸苗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一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謁淮浦

御書督撫儀及綏輯撫安四字以賜又以湖南吏治偷

特詔公澂汰公還官建亭勒

詔書期與屬吏更始先是徵糧一石加平銀四五錢至二三兩不等有軟擡硬駝公費腳價諸名目條編銀一兩加秏至三錢公一切禁絕飭官商毋得餽獻其年十二月奉

命偕吏部尚書席爾達至鎮篁招撫紅苗三百餘寨率兵擣

天星寨降其渠苗疆旣寧因陳善後之策言苗疆旣設道廳諸員宜令專理民事武臣不得干預其苗民犯辠者案律治移沅陽學官駐五寨司訓土司子弟苗民之秀者立義學以教下所司議行驛遞銀舊由道衙支放多秏費公悉改歸州

縣里長徵解漕糧輒倚官魚肉平民。至是改官收官解。湖南仰食淮鹽運費重。而自院道及州縣官恣意婪索。故鹽價日增。公既盡革陋規。飭諸商勿得貴賣。遂定衡永寶三府鹽價。視長沙為準。營兵春夏月餉。須預徵民間秋糧以給。公請以上年兵餉所餘留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疏三上得

請茲楚數年。積弊盡革。民困大蘇。舉賢能吏張仕可王朝恩楊宗仁伍士琪等。黜州縣貪黷者十餘人。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淸愼相勖。袁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覆試諸生。黜荒繆者十七。卷劾罷學道。湖廣教官遷徙遠者輒數千里。公請分湖南北歸本籍授官。

報可修古名賢祠十餘所有田者理之墓則表之節婦旌者
故有建坊銀部牒革除公請而復之四十六年春歲饑穀貴
請發倉平糶明年春
聖祖南巡復迎謁淮浦賞賚有加夏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
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
而丁憂復屬人爲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昭祚會南岳廟成
內閣學士　　奉使齋
御書題額碑文往還劾公不敬及溺職諸款且爲昭祚頌冤
疏下公回奏公因發　　前後恐喝婪金狀
詔黜　　追金人官四十八年秋奉
命視衡永郴水道過衡州校閱馬步兵多缺額劾提督俞益

謨冒抽兵餉益謨亦以它事訐公
詔遣吏部尚書蕭永藻往讞還當公革職奉
旨留任其後
聖祖以江南巡撫張伯行為總督所誣
詔諭天下淸官因言趙申喬居官甚淸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余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為非者朕徐加察訪即彼所轄武官俱言益謨之非無有以申喬為不是者噫微
聖祖知公公之得辠久矣五十年春遷左都御史士民來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諸州縣多建生祠祀之由河南入京既至奏滎澤舊縣遷移瀕河洮稅宜豁且請敕撫臣凡河水所衝決及築隄濬河占民田通令牒部

開除稅籍。其年秋主順天鄉試。明年充會試總裁官。會將歷
萬壽節。詔免天下地丁錢糧。公請並免官地房租及歷年積
欠。尋奉
使陝西。復
請將潼關衛與大同府應徵米豆草束。準地丁條折。一體蠲
免。俱
報可。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摺請建儲。固
國本。四月廣東饑
詔停徵本年地丁錢糧。
命公偕吏部侍郎傅紳會督撫平糶倉穀。並以

恩詔賚諸軍士公遂請停征廣東額米三十三萬五千餘石是歲年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尚書明年三月還

朝莅戶部矻矻治文書句稽錢穀無寧晷事關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以是不悅于眾滄州故有八旗圈地七百八頃已而還之民輸租歲久至是莊頭李必達請于內務府牒撥六十頃隸旗下巡撫持之請以各旗退地案數均撥兌滄民重困部議不許獨公議如巡撫請從之累以疾乞休不許五十六年緣事革職留原任僉人徐釆給事藩邸嫉御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寬釆以御抵公據刑部讞論釆主使坐絞已而釆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卽位下
詔褒公仍遣采于邊諭如律明年春充會試總裁官五十八
年三月復以病告
詔慰留復尚書職先是以失察銀庫飯錢當償銀一萬八千
餘兩至是免之七月病卒年七十七
遣宗室大臣奠茶酒予卹典謚曰恭毅公平生論學以不欺
爲本周悉物情果于自任絕諸委曲官浙藩時榜其堂曰君
不可負只是心難負負心者不容于堯舜天不可欺誰言人
易欺欺人者如見其肺肝又嘗語子熊詔言今人好以淸自
負夫淸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
者一豪不蔽兼之者斯可謂淸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

人將安賴吾自任外吏不能不資于官廉之一字吾有愧焉至于軍國利病民生休戚早作夜思知無不爲差免糊塗而已公之卒也商邱湖南浙江竝祀公名宦祠雍正元年

贈太子太保入賢良祠

世宗與諸大臣追論異時諸名卿校其才守互有軒輊惟于公無閒焉

硃批諭旨趙恭毅摺稟趙裘萼摺稟

故提督河南學政按察使副使蔣公事狀

公諱伊字謂公世居蘇州常熟縣父諱棻崇禎中進士除南海知縣憂歸再補建安縣以廉幹擢禮部主事未赴官明亡老于家公爲諸生卽負經世志康熙五年舉鄉薦十二年成

進士甫釋褐即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上自唐虞下至元明采其事要備法戒昭勸懲爲卷凡二十四有旨留覽遴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監察御史巡視中城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民多流亾公上疏言新復諸州縣當飭巡撫身歷軍前嚴禁搶掠量緩征輸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其戶田以爲殿最如此則遺民安堵寇盜可銷又以姦民挾仇動借叛逆妄害良善請嚴反坐之律其有司受贓枉法者加等治辠又以江浙白糧向準順治十一年價米一石折銀一兩五錢至是米價減至五六錢請準時值量爲高下又以蘇州駐防滿兵糜餉擾民請移駐它要地下所司議奏多見施

行十五年移疾歸里十八年補廣西道御史時連年用兵征調四出又方開捐納例選涂頗雜公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爲疏論難民言臣于十五年請假旋里見江西浙江難民百十爲羣哀號乞錢求贖妻女又于江寧省城遇淮安僧宗緣率難民二百餘募錢求贖妻女臣因加察訪其被掠已贖者有江西萬年縣徐善妻張氏等一千餘口其被掠求贖者有浙江永嘉縣何君信妻周氏等二百口其難民具呈藩臬者有江西江廷栻浙江劉佛顯等其募錢爲難民求贖者有僧宗緣武舉人王都等此等被掠之人並撥之淺山邨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

疑臣請自後新復地方責成督撫嚴禁搶掠其有將吏掠賣
男婦所過地方飭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究庶幾水火餘生
來蘇有望其論刑獄言外省有司以酷濟貪民閒小辠動輒
收禁株蔓牽連逮及婦女請令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立石中
庭鐫刻
上諭除眞正人命强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擅用夾棍及
株連婦女違者案律治辠庶足以儆貪殘惠煢獨其論銓法
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
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行倣選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優者
案次除授劣者給以知縣空銜俾爲佐貳其選者責成督撫
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斥之並請將見開捐納

知縣一項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歎又疏劾江西董衛國縱兵挾掠及拉役民夫狀

詔衛國罪前帶阜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望嚴加飭禁又言災眚疊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飭官常求民瘼以幸

天下時江南江西荐饑上救荒策大略言賑濟之法莫善于分莫不善于聚縣各爲賑勿聚于府鄉各爲賑勿聚于城人各爲賑勿委于吏如臣在康熙十年賑荒于鄉分設三廠所活者眾所耗者少城中官設二廠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

明驗也又其目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胔爲五疏上之十九年因正途壅滯請疏通選法下部議行二十一年出爲廣東糧儲參議時當兵火後供億蘇苦公至革耗羨禁饋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閒一物集諸生肄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一年人知向學無敢有私謁者會

詔求學行兼長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遷河南按察副使提督學政既至頒示條教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嚴求請託者學之二十六年試開封得疾卒年五十七居家孝友篤于親故兼好西方之教誡子孫讀儒書暇誦金剛經嚴法經諸經修大悲懺法行功過格朔望放諸魚鳥家人

不得特殺有故許用五淨肉。著爲家訓令子孫世守之。其卒也說偈而逝有莘田文集行世子二人陳錫官至雲貴總督廷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莘田文集愚齋文集常熟縣志）

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張清恪公事狀

公諱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曾祖自新祖醇父嚴三世皆諸生贈如公官康熙二十四年成進士歸而構精舍于南郊陳書數千卷自天文地理醫卜農圃及浮屠老子之書恐涉其大略。已而得朱子小學近思錄讀之喟然歎曰聖學門庭其在是矣。盡發濂雒關閩諸大儒書口誦手鈔眈精研思凡七年入京授內閣中書舍人改中書科舍人以父喪歸啜粥寢苫終喪不入內縣故有歙泉書院爲有司所毀公出錢購

地建屋于請見亭之西號請見書院延嵩陽丹先生觀祖爲之師公往復討論發明正學興起者甚衆二十八年夏大雨北關隄決灌城公募民囊沙塞決口隄完河道總督張鵬翮過儀封聞而異之薦試河工四十一年授山東濟寧道明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以歲饑命漕督桑格截漕米二萬石發兗州諸屬減價糶並聽開倉以賑河督命公率諸僚屬董其役遂發倉穀二萬餘石已而部臣以公擅發倉爲鼻牒布政司題參且命買粟以償公曰擅發倉美名也使吾獲美名而同官以發倉爲戒大害也吾敢貪美名而釀大害遂引

詔旨爭之得已兗州屬鄆城諸縣當秋濉水氾溢爲民害公疏濬深廣達之運河由是十五州縣無水災又于廩邱西五

岔口築堰引水入灘民便之旣去立生祠以祀公遷江寧按
察使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蔡公請覲
命巡撫福建其年夏旱發藩庫銀五萬糴粟江浙平價糶明
年臺灣復旱請緩本年應輸額粟爲分年帶徵令民于農隙
時度地開池池分爲圳以遞之田爲田一邱各鑿一井以遞
之池爲旱備又教民墾荒田種桑習蠶織廣置社倉飭保甲
講鄉約患閩俗好奢爲定昏喪品則建鼇峯書院以羅原學
官蔡先生主之蔡先生名璧閩之老儒能以躬行爲教者也
集諸生書院中命曰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
貫成書手自刪定得八十六篇名小學衍義以教子諸生其

年鄉試請照恩科廣額十名
報可四十九年
聖祖諭閣臣江南重地其移伯行往撫之李公光地奏言閩
中彫敝得伯行初有起色要留一二年其可張公玉書進曰
江南洊饑非伯行民不得食
聖祖笑曰朕爲天下計汝二人何爭焉當得一如伯行者以
與閩可耳遂以陳瑸代之瑸亦厲清節
聖祖稱爲苦行頭陀者也公自入官悉以家私財充用未嘗
受人一錢及至蘇嚴飭屬吏毋得餽獻絕浮漕減重秏禁海
關毋得出米歲饑請賑淮揚徐三府緩諸州縣帶徵漕糧仍
糴鄰近米減價糶俱

報可是歲大計盡庰諸貪殘吏時兩江總督噶禮黷貨不訾
舉錯任意數與公齟齬以蘇州知府陳鵬年最公所信任劾
罷之五十年鄉試榜發副主考趙晉以賄聞所取士程光奎
吳泌皆不通文義眾大譁正主考左必蕃不得已發其事而
蘇州諸生集眾數百輿財神入學門公以
聞于時安徽巡撫葉九思爲監臨布政使馬逸姿爲提調皆
居間得臧事發外人喧傳總督索銀五萬兩許爲保全會
聖祖命戶部尚書張鵬翮同督撫卽訊揚州當會鞫時噶禮
果不欲窮治詞連葉馬輒盛怒呵止有逸姿家人軒三者敲
掠急大聲曰莫問我我若吐實審事大人頭都戴不住噶禮
默然罷訊置軒三不問而鵬翮有子懋誠知懷寧縣爲噶禮

屬官故陰憚噶禮不能洩公乃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並解任聽勘噶禮聞亦奏公不肯出洋捕賊
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先是四十九年冬以海賊屢肆劫
掠
詔督臣會公出洋捕賊噶禮至上海集海船十餘盛設供具
由吳淞江出海自寧波入口滿載還江寧而撫標故無戰船
公至上海與提督議畱內地分緝賊黨具摺以
聞張元隆者居上海廣造海船出入東西兩洋蹤迹叵測攤
厚貲結納豪貴使其弟令濤入總督幕爲內援而厚遺噶禮
海船供具皆其物也時方嚴海關出入之令凡舟人姓名籍

貫必驗本州縣照票乃放行而崇明水師拨捕余元亨漁船其舟人皆閩產而冒華亭籍供係元隆代領照票公飭屬吏提訊元隆元隆佯病不出屬吏不敢逼詣其家受詞而已公方欲竟其獄而元隆病死于家故噶禮以為公罪也奏上

詔二臣俱解任復

命戶部尚書和穆倫工部尚書張廷樞會訊然皆畏噶禮謂公實不出洋督臣所劾有據坐公奏革職噶禮免議五十一年冬十月

聖祖下詔責諸臣顛倒是非暴噶禮罪且言張伯行天下清官第一如此等人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遂屏噶禮復畱公巡撫任五十二年還

原職奉
旨會察戰船公先與總督赫壽議覆臺臣所奏編漁船商船
立澚總甲長連環互結至是又請再船首尾標記船戶籍貫
姓名並給腰牌圖形貌絕諸姦僞海防益密明年奏免揚州
落地稅一千二百餘兩歸兩淮鹽運道以經費銀抵解裁揚
州稅課司撤紫陽書院于蘇州立學規集諸生肄業其中置
田爲膏火費五十四年上海民顧協一等告令濤黨惡貪緣
名捕急令濤匿布政使牟元欽官舍公因劾罷元欽張鵬翮
復奉
旨來訊釋諸辠人以妄誕劾公坐大辟羈鎮江城隍廟爲諸
子弟講說書義續諸未成書居半歲貌加豐奏上

詔特原之。召入直南書房，權總督倉場侍郎。五十五年，請敕天下各立社倉，爲條例以上。明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奉旨管理錢法，旋授戶部右侍郎，兼管倉場總督事。六十年，充會試總裁官。明年，世宗卽位，命專理戶部及錢法。雍正元年秋，上書論河事，請大開泗水由金口閘引入濟寧馬場河，蓄之濟運臺莊以下。宜建閘備蓄泄。有旨議行。九月，遷禮部尚書。明年，奉

命祭告闕里許歸省母還

朝請以明儒羅欽順從祀孔廟尋有

旨下禮部議廣從祀諸賢羅公及

本朝平湖陸公以公言並祀兩廡三年正月卒于官年七十五

賜諡清恪加太子太保予祭葬公平生述作甚富嘗仿論語。編濂雒關閩書進于

朝錄宋元以來諸儒文集數十家。刻行之。其論學持是非甚力同年友陳玉立好習靜自謂見道致書于公通所得以為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又言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公復之曰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也吾儒之道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曰口有異味鼻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乎天下可恃以平乎且人之所以足重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年之多寡跖而壽孰若顏而夭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憮冀長生不死將何爲乎又有原元功者以爲爲學之要當因其靈以反乎虛公言義理不明則虛靈亦易爲病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逾矩發皆中節舍義理而尚虛靈則爲空宋爲狂妄其流毒無所不至故知主敬爲第一切要工夫蓋公之所得于程朱者如此方公待罪揚州時江南民皇皇惟恐失公揚州

闔府諸生上書使者訟言督撫曲直且責以大義辭甚激而先曾祖南昀府君合諸鄉士大夫數十人投牒署巡撫王度昭乞以民情入告弗省府君幽憂嗟歎屢見于詩及公復官命下而後喜可知也焚香奉詔肩北面九頓首以謝謄黃布遠近復爲長律二十韻紀之已而公闢紫陽書院欲以屬府君府君固辭而止府君平昔論學稍與公異指其以公義相取如此此可以觀公之人矣公子二師栻師𢧐師載官至河道總督（河南通志蘇州府志正誼堂文集道古堂文集）

十六日讀竟敬識

二林居集卷十六 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事狀一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恪勤公事狀

公諱鵬年字北溟湖南湘潭人祖金臺貢生能文章有節槩無子以弟子國學生式穀嗣是爲公父贈中憲大夫母羅太夫人夢采雲中翔大鳥覺而生公因名曰鵬年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當吳三桂之亂公全家避山中五年貫通經史康熙二十三年舉于鄉三十年成進士居五年授衢州西安知縣公長七尺美鬚髯目光若閃電顧盼偉然性彊直沈毅

內謀赴義若矢初入官誓天以淸白自厲忠主愛民亟歷夷險至老不渝西安當耿賊亂後民多流亾豪彊占田率數十百頃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民之復業者數千戶民多溺女公嚴立禁約俗爲一變居四年大吏再論薦爲部議所格三十九年河道總督張鵬翮請以公試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

見改授山陽知縣旣抵官革秏羨汰胥吏逮淮關蠹役重懲之關吏遂斂手奉法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淸民安四字於門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過山東

命河督簡道守之賢能者賑兖州濟寧饑民公與焉

駕還
召見濟寧
御舟試詩賜
御書一幅旋擢知江寧府松江捕盜卒誨盜誣富人爲黨掠
其家逼婦女自經死既成獄遇赦冀得脫公會訊白大吏曰
誣良民盜即盜也況又劫殺無赦理置五人于法蘇人有鬭
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死部駁再三不能奪常州知府
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于死公承勘盡出之會有大役總督
阿山召諸屬官議增地丁耗羨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
增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公主辦龍潭行宮或有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于

簟席閒

聖祖不悅至江寧召公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以公對及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凡良吏性行治術或有偏至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

聖祖遂釋然

駕臨金山觀水師先期一夕大吏檄公壘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公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徹屋材濟工鼓四下工竣

聖祖臨視益奇之其年六月以江南河腦事被議落職羈江寧關帝廟江寧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公旣捃摭無所得

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爲大不敬明年二月獄成論死
聖祖一日問大學士李文貞阿山在官何若文貞言臣嘗與
同僚廉榦果于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聖祖頷之獄上
詔從寬免死尋
召入修書武英殿天下莫不頌
聖祖知人之明而歎李公之善進言也四十七年冬以兩江
總督邵穆布請
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公徧歷所屬境入予之藥餓者
予之粟及錢所至疫立起民多書公名于門以逐疫于是識

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刱義塾懲博塞禁婦女毋游觀朔望講鄉約籍游食無賴者跪而聽之公決斷神速初至滯獄三百餘案不一月發遣都盡嘗過唯亭忽水面涌漚中有血痕撈得一尸案問居人則其妻與人姦而遂殺之者也寘諸法其發姦擿伏多類此四十八年張清恪巡撫江甯倚重公大小事多與公裁決明年

詔護理布政使印務時總督噶禮既與巡撫有隙忌公甚密奏公所作虎邱詩謂爲怨望復劾公承勘吳縣令張廷彌虧帑遲延再罷職適公在鎮江卽羈之城隍廟吳人號哭罷市如江甯相率載薪米詣公餽問不絕獄成復擬大辟五十一年冬噶禮以貪敗

聖祖在暢春園出公虎邱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明年

萬壽覃恩宥公舉赴熱河謝恩

召對良久旋

命爲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五十六年署霸昌道事霸昌旗民錯處號難治公一裁以法有說倚貴戚私開銀礦公收治之豪彊屏息嘗遣奴進瓜熱河

詔云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好將瓜歸即賜汝主頭之迎

駕密雲侍行二十里

聖祖問河工事公條對利害甚析六十年遂

命公偕吏部尚書張鵬翮視南北河隄壽
詔公酋河工其年秋河淩武陟馬營口橫潰山東張秋直隸
長垣公請從淩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
要請發帑金遣大臣督理會已有
詔如公言冬奉
命署總督河道事公在官愼宣防嚴啟閉飭材料卹徒庸覈
功辠信賞罰鞏吏歡踊民不病役明年正月馬營再淩公請
于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廒馬營隄工可成
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淸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梗滯旂丁數千食
不給呼號載路公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聞

聖祖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八月再至武陟時淺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十一月

聖祖崩訃至公方秉筆視事聞慟墮地悶絕一晝夜明日蘇望闕長慟日愚戇孤蹤累遭毒螫非

聖主矜全安有今日

龍髯可攀敢恡身殉擗踊三日病益劇時秦家廠南北二壩旋塞旋決公再爲文誓以死衆皆泣歲終工乃成

世宗卽位遣使至河南慰問公實授河道總督

賜

先帝御物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

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北面口占遺表天明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表聞

下

詔憫悼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賜白金二千兩封其母曹氏為一品夫人予其子一品廕諡恪勤江南人祀公名宦以配海忠介焉正誼堂文集望谿未刻稿在亭叢稿小倉山房集蘇州府志

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楊文定公事狀

公諱名時字賓實其先在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有諱元吉者始遷江陰是為公五世祖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為人厚

重事親孝恂恂若孺子為諸生應鄉試主司以性理書發策求之習也歸而求其書讀之始有志聖學為文章原本經訓灝氣流轉桐城方靈皋在學使高公試院中見其文大驚賞遂心識之知其為篤學之士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座主李文貞公以經學倡導公有所稟受潛思默究措之躬行久而益執于進退取予利害之際持之確如也散館授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李文貞薦其賢

聖祖召對

命充日講起居注官旋

命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公接諸生必開誘以立身行己之道

見官屬一依儀制保定知府違成例不錄河間左衞童生送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李文貞為直隸巡撫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及將代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

命公往江南防河總河張公鵬翮知公廉貧但委以往來稽察而已連遭父母喪服除仍赴河工五十二年

召還直南書房時令陳說經義與校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遂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直內廷三載未嘗牒吏部乞補官五十六年

特授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兼
叢事煩吏因緣爲姦公至細大必親釐革宿獘都盡
聖祖聞其治蹟謂大臣曰楊名時不特清官且好官也五十
八年遷貴州布政使明年冬遷雲南巡撫西藏用兵大師道
雲南留屯以待
命公建屋百數十閒以處之堅明約束民用不擾凡餽饟計
里給直馬道死者兵當償爲奏免之民間輸兵糧苦遠運奏
請量米多兵少處折銀徵解滇地丁役不均有戶絕者責人
爲代或一人兼數丁名子孫丁又額征外加底公件銀歲三
四十萬民苦之至是始均丁于田而減公件銀爲十一萬有
奇民困大蘇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

者坐鈹額多罷官追徵公謂礦有衰卽有旺請以道員一人總理諸廠使盈詘得相衰益其費多而利少者閉之諸利民事次弟舉行軍民悅服

世宗嗣位賜以

聖祖遺物且書淸操夙著四言以賜雍正三年加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進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滇中巨川其尾積壅居民數被水公奏請疏泄蓍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初李衞爲雲南鹽驛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使氣陵諸大官出其上公遇事輒裁抑之遂用是陰鬨公會公奏豁鹽課疏內敘入

密諭有
旨切責俞尚書仍管巡撫事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芭通同
欺蔽
世宗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來代且遣刑部侍郎黃炳來會鞫
綱至復劾公遂削籍綱預治刑具將以訊訊之日軍民數萬
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止旣訊無
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坐繳其銀限一歲內
全輸官鹽規銀者公于元年奏聞取以給官用者也讞上
世宗特原公遂留滇七年日唯研經講學如常時今
上初卽位述
先帝遺意召公乾隆元年二月至京師授禮部尚書兼國子

監祭酒文

命授

皇子讀隸直南書房公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謂學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必自闇然爲己以默契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于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易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盡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于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之蓋公生平履常變瀕死生貞以一德不震不竦其內省之純加民之效不越乎此矣薦經術之士莊亨陽王文震秦蕙田等七人爲助教請須發

經書俾士子得肄習監中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及是公上疏言馭夷之道貴在羈縻服貳之方務彰誠信此百世不易之理也竊見貴州境內多與苗疆接壤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間受顧直爲漢人傭相安日久生苗所處在深山密箐中有熟苗爲之限隔常聲內地兵威以相禁戢故生苗絕不敢萌窺伺心自開拓苗疆之議行于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干戈日尋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嚮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讎或生苗乘閒鈔殺熟苗以泄忿或官兵僨事又屠戮熟苗以冒功所以熟苗毒重累深怨恨日積句結生苗乘機作亂至台拱地方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

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賣其妻女以飽私囊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豕突狼吞不可禁禦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日計唯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徹重兵還駐內地于要害處修垣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明懸賞格有能擒賊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調劑得宜苗人自當俛首帖耳抒誠向化若因循粉飾臣恐兵端不能遽息糜餉勞民終非柔遠寧邊之善策也時鄂文端爲首相公謂曰自公用師于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獨殺唯君子爲

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徹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以寧。內廷翰林余棟丁
母憂。予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喪。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
緩其行。走又請增順天江南陝西解額。
上多從其請。尋
命教習庶吉士。七月。充纂修三禮副總裁。無何得疾。
上遣醫視。給人葠。疾亟。口授遺疏。以聖功聖德為言。九月朔
薨。年七十有七。
上聞軫悼。
賜白金千兩治喪。遣官奠。
詔偁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謚

文定公于諸經皆有講義門人嘗輯易義八卷詩義四卷先版行已而詔求遺書其家始錄以進公無子以弟之子應詢為後公之葬也方靈臯為撰墓誌其事辭頗略近餘姚盧先生紹弓得公疏稾于其家為傳較完備予因益損其辭參稽所聞為之狀以次湯陸諸公之後焉望谿文集抱經堂稾

故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事狀

公諱嘉淦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守意祖諱世蘁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繡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伯兄楨淦為同縣趙氏子所殺既論抵繫獄矣賓緣且脫辠公父憤欲炊

公夜入獄刃趙氏子脫身逃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啟而入遭貨瓿甑者仆焉盡毀其器相與訟于縣須繫待決已而興縣人喧傳孫家兄弟殺人逮捕至陽曲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讀書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游于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然達于上下一以仁義為本聞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即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生學

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
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即召對授國子監司
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
酒仍留安徽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歲四千兩幷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閒爲試院歲滿莅祭酒任公先爲司業
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
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
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並請廣
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房屋三百餘閒別爲南學

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㑹盛焉六年權順天府
尹丁父憂歸
賜金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
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八
年充會試總裁官十年轉刑部侍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
酒如故引
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逮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權河東鹽政
上即位召為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
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
當極盛必有陰伏之幾其幾藏于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

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說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于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諾所在而皆然免冠叩頭應聲而即是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于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為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槩期于必行矣是謂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

何為一弊喜小人而猒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于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決也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

皇上之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唯為人所

不知故顧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歃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于用人行政之間耳目之胥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覩矣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試主考官尋遷刑部尚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年三月
詔公總理監事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分條教授于是人知實學興起者衆矣三年轉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冬十月出爲直隷總督是歲直隷被水奏撥山東穀三

十萬石由海運達畿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遇夏
雨瀦水成澤水落魚子化蝻故災無虛歲公念言弭災之本
其必濬水使通乎乃擇吏分行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
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其間五百八十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
終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畿八屯田官與房舍牛
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衍可駐數萬家具規畫請聽旂人田
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罹法者眾公言
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卽令弛其禁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寧奏言
各省賑荒不免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敕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大吏七年四月公上言往時督撫

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閒辦理或不無過厚然所以繫民心培國本實在于此今安寧乃略其大而言其細臣恐自茲以往督撫之辦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窮矣

皇上仁心爲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舜之政天下喁喁謳思至治乃內外臣工不思贊襄

聖德羣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衆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事較輕

而可緩者省之非所施于災賑民驕之故由有司政教不明此在平時整飭之耳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赴愬之時乃惡其驕而欲嗇其賑則不揣其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于致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奪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

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優旨荅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險遠欲棄之公親自履勘越嶺數十重豁然開平瀰望皆沃野公度若不守且爲盜窟乃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削官九年冬

起爲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其冬閱秋審冊閒入蔣太齡與其族屬阮炎族人之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其它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不法偷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死者將爲首者照應得辠減一等免其抵擬今新例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擬夫謀殺者必夙有私怨或仇嫌以陰謀詭計所殺者又係平人乃用謀殺科斷今合族同憤致死族匪是乃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又係有辠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命揆之情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

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預定比擬之律或別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而民命不致胥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舊例已刪不宜改增以長擅殺之漸寢其奏十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旣歸結茅于城東石壕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攝翰林院掌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板行于世久之矍然悔曰吾學無眞得柰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刪南華通一切毀之時默坐澂思以蘄

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嘗動念時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即此便是窮理己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合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于此晚歲直經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係

上裁定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于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彖爻甫畢而公遂病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于道以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謚曰文定公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

姦人僞爲公奏稿傳播遠近事發株連甚衆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然故晚節益務斂晦其朝夕獻替莫得而聞焉公平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既入仕往往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產有餘卽與兄弟共之既貴徒步出入以儉德爲鄉里先喜聞諍言不擇童豎閒有排詆處之泰然敬愼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紹升自童時卽知敬慕公比長從鄉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遺事陳君嘗爲公主奏草相得甚歡爲道公本末頗具已而盧先生紹弓自太原南歸出公家述及所爲公傳益詳覈因刪取其要合以先後所錄公疏及所聞于陳君者比而書之近世言直節者必以公

倆首及攷其言論施設翯翯然古儒也其眞知治體者與有經世志者可以取鑑焉孫孝愉所撰行述孫文定奏藁小倉山文集抱經堂集

同日讀止非

二林居集卷十七　終